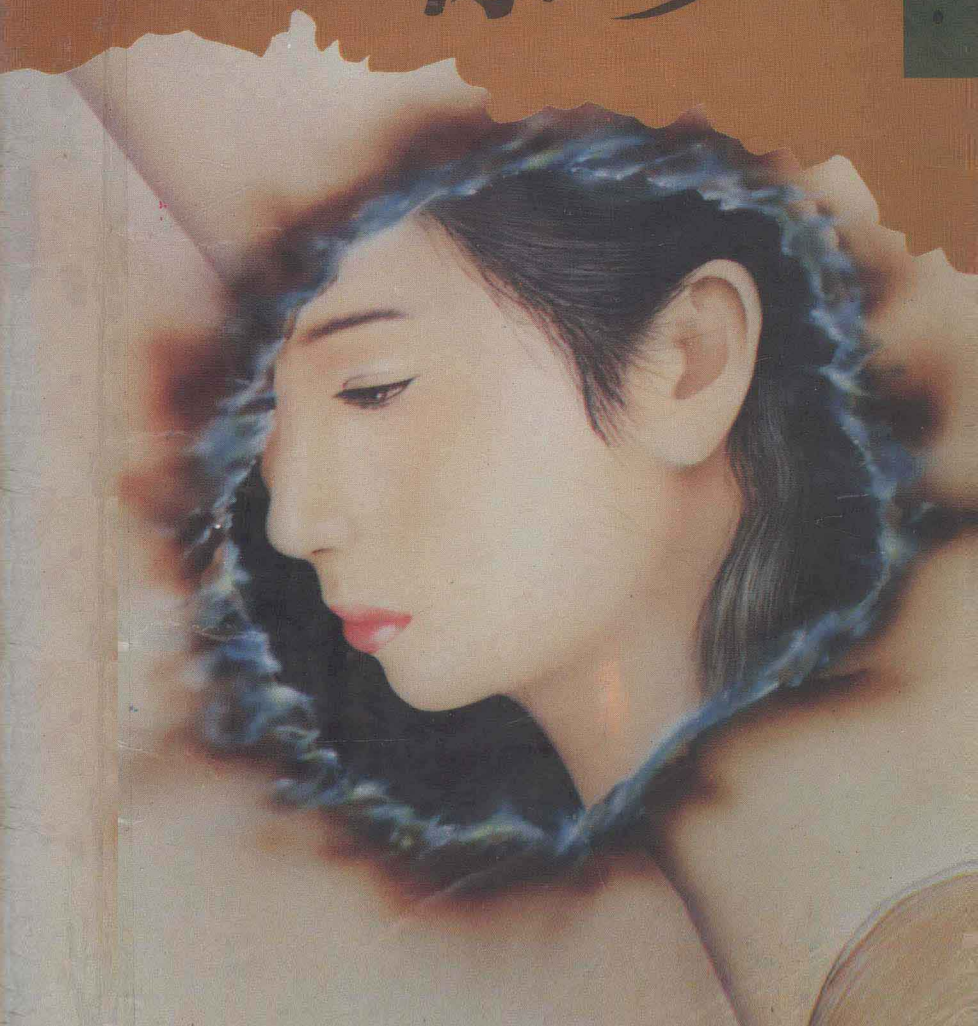


· 奇幻系列 ·

永别亭 惊梦

香港·余无语著



永別亭驚夢

香港 余无语 著

中國文联出版公司
香港勤十緣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72号

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: 94047

永别亭惊梦

香港 余无语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香港勤十缘出版社

北京朝阳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875印张 146千字

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册

*

ISBN7-5059-1965-2

I·1383

定价: 全四册: 31.50元

(本册: 5.80元)

鬼火烹鸢

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情之为用大矣哉！《鬼火烹鸢》是一阙名曲，据说早已失传。其实它也会在人间重现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信焉！

今日吾躯归故土；
他朝君体也相同！

坟场内一棵棵树摇头叹息，沙沙低吟；一座座墓塚冷冷地反射着夕阳，各自闪耀不同的幽光。

槐树下那座旧坟，历久如新，一束鲜花下面那瓷像笑靥如春，石碑写是“爱妻曲盈盈女史之墓”。一位文秀的男士站在墓前，似是默默地与墓中人暗通款曲。

杨浩然是音乐家，他每天黄昏都到这里送上一束鲜花，与亡妻曲盈盈相叙一会，从没间断。

正当他凭视着瓷相时，墓地风声一响，听得相隔数丘的墓地上有呜咽之声传来，哀伤幽怨。

杨浩然放眼望去，一位白衣女子伏在新坟上饮泣。他这几年见得多了，淡然吁一口气，便欲离去。

忽然有人在呼唤：“先生，可以帮个忙么？”声音很柔很

美。

杨浩然回头望去，赫，那白衣女子衣袂飘飘地站在他身后，附近并没有第三者。

他指了把耳朵：“小姐，你叫我吗？”

白衣女子容颜端丽，看外表似是花讯年华。她指着墓碑顶那束鲜花道：“我想借鲜花一朵，以祭亡夫，未知先生能答允么？”

杨浩然哑然，但还是问了一句：“这束花已送给了墓中人，你要借须得她点头才可。”——这太极推手一出，对方也该知难而退了。

岂知出乎杨浩然意料，那白衣女子竟步向坟前，一揖施礼，口中念道：“盈盈姊姊，求借鲜花一朵，尚祈俯允。”

杨浩然心中暗笑：我每天看望她，也没见有什么反应，你这么作态，她会睬你才怪。

哪晓得，白衣女子嚷道：“她点头答应了，谢谢曲小姐，谢谢杨先生。”也不待杨浩然回应，她已摘下一朵玫瑰花，拿到手中。

杨浩然细看瓷相，果然似在点头，脸上还带点嘲弄的神色，他不禁又惊又奇：“不会吧？这可就怪了！喂，小姐，你怎知我是姓杨的？”

那白衣女子似笑非笑：“鼎鼎大名的音乐家，又是多情种子杨浩然，我就算从远地方回来，也是闻名已久，还有啊，还有啊，你那大作《鬼火烹鸾曲》完成了么？我想先睹为快哩。”

《鬼火烹鸾曲》乃古曲经典，失传已久，杨浩然从出土残抄本中找到了主旋律，多年前在曲盈盈协助下勤加整理，

快将完成时，盈盈不幸身故。他意兴阑珊，已把此事抛下。今番白衣女子把往事挑起，惹得无限唏嘘！

杨浩然微唱：“小姐知的也不少啊，谁告诉你的？”

白衣女子素手轻扬：“请等一等，借花敬佛，过一会我才回来跟你闲聊，嗯！”

她把那朵玫瑰花插在墓碑，在刻着“郎君刘济昌之墓”的祭台上，拜了三把，又回过来。

她说：“杨先生，我叫柳轻烟，是在美加那边唱歌的。你不知会相信否？我连你饮食和看戏的习惯也一清二楚，要不要我也说出来？”

杨浩然摇头苦笑：“柳小姐，算啦，我举手投降。”

柳轻烟得意地笑：“那好办，你送我鲜花，我报以香茶。晚饭由我请，可赏光？”

“——”杨浩然沉吟不语。

柳轻烟咭咭地笑：“哦，我明白了。这样的事，也得盈盈姊姊同意才行。”她老实不客气，拉起他一只手，向墓碑作禀告状：“盈盈姊姊，小妹要杨先生和我一同晚膳，你反对不？”

说也奇怪，石碑上端的瓷相含笑点头，似有嘉许之意。杨浩然心胸突跳，脱口惊呼：“盈盈，你想说什么话？说啊，我用心听着的。”

倒是柳轻烟拖着他的手：“姊姊向你点头微笑，这就够了。来吧，我们到笑琼楼去。”

杨浩然只觉得她掌心冷冷的，但步履轻快。两人出了坟场，到了灯光耀眼的市区。

笑琼楼信步可到，杨浩然是多年熟客，但今晚他手携女

伴而来，侍应们都面露诧异之色，在角落一张桌旁坐下来，桌子上早就放好了两个人的碗筷茶具。杨浩然必恭必敬地把对面的食具都投到自己坐座的侧边，再吩咐侍应生：“请加开一个位子。”

柳轻烟对席座下，至于为什么二人三位？她却好像理所当然，不以为意。

杨浩然只替她斟了茶，再替侧身那空位子的茶杯也注满了茶，然后才轮到自己。

柳轻烟低声道：“盈盈姊姊，对不起，小妹子今番做了灯泡儿，打扰你和杨先生的雅兴。”说罢，举杯敬茶，煞有介事。

原来，杨浩然自曲盈盈三年前身故之后，每到笑琼楼饮茶或用膳，都照足她生前一样，放齐了食具，表示与爱妻一同进食，甚至连到剧院或音乐院，也买备入场券两张，旁座就放一束鲜花，代表与盈盈一同欣赏。

他这个习惯，虽然是低调处理，但他是音乐家的名人，圈子里人人皆知，是以柳轻烟说自己从外地回来，现若她要打听杨浩然的生活习惯，也是不难。至此，杨浩然才有了一种释然之感。

但柳轻烟年方少艾，所叫的却全是素菜，这又使他有点奇怪了。哪知她在吃饭时所说的话更奇。未到美加之前，她早就认识曲盈盈姊姊了。最近回来，曲盈盈给她报了个梦，就是杨浩然把《鬼火烹鸾曲》搁置得太久了。拜托她给点鼓励，使他早日完成大作。

杨浩然心中怏悒，按捺不住：“盈盈在生之时，没提过她有个姊姊远赴美加的。况且，柳小姐看来年纪尚轻，又是什

么亡夫刘昌济的，教人丈八金刚，摸不着头脑。”

柳轻烟怡然：“多谢了。我早过了双十年华啦。四年前，昌济谢世之后，我移居外地去了。最近归心似箭，巴巴地赶回来，我与杨先生大概是有缘吧！否则，盈盈也不会托梦给我，嘱我……”

杨浩然心中，只有旧爱曲盈盈一人，柳轻烟虽是言笑晏晏，并且妙语如珠。但他情怀并无所动，一想到《鬼火烹鸾曲》还没完成，要劳动旁人提示，身觉有点赧然，不自禁在神态中透露出来。

柳轻烟好像通灵有术，她恳切道：“那曲子主旋律有了，难在一高一低的和音，以你的造诣再加上我的经历，应该有什么办法使它面世，让盈盈姊姊在泉下也安心啊！”

杨浩然霍地站起，要干就干，他以信用咭结了账，把柳轻烟带返他山畔的居所。柳轻烟未入门就大赞：“鲜花围绕，竹木飘香，艺术家端的懂得享受。”

杨浩然能作曲又授徒教唱，收入丰富，住得舒适也有助于艺术创作。

他从柜底把一叠乐章取出，五线谱夹着黑黄残直的古谱。柳轻烟掀开一看便叫嚷起来：“一开始就又尖又高，这曲谱怎么个唱法啊？”

杨浩然莞尔：“那是琴谱，但若用古琴弹奏，也表达不出烈火熊熊的意境，大概古代另有一种琴，可奏出钢琴般的强音吧。”

柳轻烟聪明剔透：“那你一定是熟用钢琴演奏了，对不对？”

“当初确有这个想法，但最高最低的骨节眼处，却无法

把情感表达出来。”

柳轻烟把钢琴掀开：“试试看，有不合意的我们斟酌着，可以改呀！”

摆好了琴谱，杨浩然在柳轻烟注视之下，双手指头向琴键按下去。轰，轰，轰，骤作强度的金石之音响起……如飞瀑匹练，燎原烈火……《鬼火烹鸾曲》的原作者大概是暗示凤鸾遇到了重重危难，却勇往直前，经过烈火锻炼，又展翅雄飞。总之，教人听了，联想翩翩，不能自己。

正待转进轻快的乐章，那座钢琴忽地摇曳起来！

柳轻烟双手急按琴边，底声喝道：“乖乖地听使唤，别作怪！”

杨浩然莫名其妙，正待继续弹下去，那钢琴便受了委屈一般，上面不动了，琴脚又左右颤抖起来。

柳轻烟方袖甩出，扫在琴脚上，钢琴不再抖动了。竟又发了一阵子古怪之极的声音出来，苦也苦也！

这钢琴伴了他十多年，向无异状，杨浩然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，好端端的德国一流乐器，怎会怪异如斯。

哪知柳轻烟旋过身子，高声斥喝：“原来是你两位老人家作弄的！喂，半夜三更擅闯民居，你们可懂规矩么？”

杨浩然循声望去，灯光下二丈开外站着两位老者，当先的他一眼就认出，他是曲盈盈的爷爷曲扬，当日极力反对曲盈盈与他相恋，逼得她自杀的就是这位老人家。他身后的一位老者穿的都是汉服，是在扮戏子么？

曲扬瞪了柳轻烟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哦，原来是你这妖女在唆摆。哼，这里没你说话的分儿，滚到地狱去吧！喂，姓杨的，你累我孙女嫁不到豪门，含恨而终，我也不计较了。可

这古曲乃旷世之作，未到机缘在人间重现。识相的，你快把它还给原主人蔡邕。”

哦，把蔡邕也找来了。长须飘飘的他就是汉末名士蔡邕呢。杨浩然有点失措：“原来是蔡老先生，失敬了！曲爷爷连你也请来了。”

柳轻烟戟指向曲扬骂道：“你这老顽固，真的死不悔改，盈姊姊跟杨浩然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你拆散他们。古代名曲再度现世，对蔡老先生和人群乃属美事，你要捣乱，你居心何在？”

杨浩然听了，不由的恍然大悟：“是了，曲爷爷前年身故了，你是嫉妒我会名动天下，就连蔡邕也邀了来，那些残残破破的古谱你们拿走好了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！”

曲扬也不客气，大踏步上前，待要把古谱五线谱通通取了。哪知，柳轻烟比他更快一步，双手端了琴谱，就往自己衣衫内塞进去，用白衣裹着，贴身藏了起来。

曲扬吹须瞪眼：“妖女无礼，快把曲谱交出来！”

柳轻烟纵身跃起，在半空里翻个筋斗，竟然把身型缩小了，跳到钢琴键上，轰，轰，轰的把《鬼火烹鸾曲》的第一阙乐章奏了出来！

曲扬口中念念有词，钢琴四周仿佛燃起了一丛丛磷火，围着柳轻烟，似要把她烧成灰炭。那蔡邕发出苍劲的语音：“你说是以理来争，怎会动了杀机，连小女娃也容不下。”

曲扬双手拂动着鬼火，还解释道：“她不是什么女娃，乃是阴间的一个小妖女，受我孙女所托，是来试试这姓杨的情意的！”

柳轻烟在琴键上跳着跳着，一双衣袖把鬼火拂开。但那

些磷火四面八方扑到，她小小的身躯，眼看支持不住了。杨浩然豪气陡生，朗声道：“柳小姐是我嘉宾，决不能让她被烧死去。嗨，我来也！柳小姐，且莫惊慌，我来助你扑火！”

杨浩然脱下了外衣，奋勇地挥向琴身之处，把柳轻烟身上点点火星扑熄了，双手频扑，外衣疾向鬼火拍下去！

曲扬呵呵狂笑：“好呀，好呀，一人一妖都让大火烧个清光吧！姓杨的，你自愿效扑火灯蛾，不自量力，化了灰也不要怪我！”

磷磷鬼火，熊熊地向杨浩然扑去，也向柳轻烟无情地卷来！

柳轻烟急忙中妖叱一声，把衣衫中的曲谱掏出来，朝鬼火掷去。只听蔡邕呼叫了声：“别烧掉了琴谱！”

曲扬讨了个没趣，指着飞散一地的纸张本子吁了口气：“好，大人不与你们这些少不更事者计较，他蔡邕撒手不管，我也不再理了。”嗒的一声响，他钻入地下，也没了踪影。

柳轻烟身子转了转，回复了原来的模样，执拾着地下散张，机灵地望着杨浩然：“你怕不怕？”

杨浩然一片茫然：“你是指我怕他们还是怕你，你真的是他们所说的那样，是盈盈派来考验一下我的么？”

柳轻烟道：“曲扬这老头的话，你又怎能信以为真了？你是多情种子，还试什么呢。我是来帮你的，须知光阴一去不复来，你空有一身才华，也得在社会扬名立业，有点建树才对啊——”

杨浩然见她如真似幻，也弄不清楚这娃娃的来龙去脉，怔怔地楞在当地！

倒是柳轻烟落落大方，叠好了琴谱，整顿一下衣裳，“好啦，恶客走了。现在离天光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们把这曲子整理好。”

杨浩然满腹疑团，心中怙惧：柳轻烟若是盈盈派来试他，心诚何必要试？若是为了完成古曲，倒也有点道理。而蔡邕最后不与曲扬一起捣乱，大概也是想让《鬼火烹鸾曲》重见天日吧？

于是，他聚精会神，与柳轻烟研究修改；有时灵感涌来，指尖按在琴键，发觉那座钢琴也像充满喜悦，轻快跳跃，仿佛莺歌燕舞，倒也大出杨浩然意料。

天将破晓，三个乐章总算辑好，柳轻烟似有所感：“这曲子在古时定是一管一弦合奏的，其柔弱处从弦线透了出来；其激越之处则宜于管子。嗯，总算没有白费精神啦。我得走了。你若是记挂着我，下午向曲盈盈送花，就多买一束好了。只这么一回，她不会吃醋的。”说罢，柳轻烟人如其名，像一溜烟飘走。

杨浩然经她提点，捧出唢呐把主旋律吹奏起来，确实与钢琴另有高妙之处。这么吹一阵弹一阵，直到第一位学生上课了，才停了下来。

下午，他果然多买一束鲜花，照常来到坟场。第一束花放在曲盈盈墓碑之上，凝望她的瓷相，还是那么端庄那么温婉，他心中默祷：“你托那柳轻烟来找我，自己为什么不来？莫非是你魂者所安。而那姓柳的真是飘泊无依吗？是与不是，你也该知会我一声呀！”

正自神驰，忽听得步履轻盈，似见到一个白影子伏在刘昌济坟前，背向着他。杨浩然又喃喃地说：“柳轻烟到啦，你

不介意，我就给她送束鲜花再回来。”——噫，曲盈盈的瓷相恍似绽出顽皮的笑容，透着会心的默许。

杨浩然快步上前，在那白衣女子背后把一束鲜花递过去：“今番不用借花敬佛了，专诚送你的！”

那白衣女子“嗯”地低呼一声，回过头来，大家打个照脸，杨浩然不由地惊呼起来：“盈盈！”

那女子不是柳轻烟，比柳轻烟还年青，容貌则活脱是三年前逝世的曲盈盈。她接过了那束鲜花，嫣然道：“我叫刘燕燕，杨先生，多谢你的鲜花。”

杨浩然摇头皱眉，一脸尴尬：“是刘小姐，我刚才失仪，对不起！”

刘燕燕活泼开朗，谈吐也教人舒服：“那没关系的，大名鼎鼎的作曲家送花给我，比之在台上乐迷向我献花，更使人高兴。”

杨浩然似有所觉：“刘燕燕，呵，我记起了。刘小姐是加拿大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。”

“我回来是应市政局邀请，顺便拜祭先父的陵墓。”

“刘小姐，请跟我来，我给你看看一幅相。”杨浩然把刘燕燕带到曲盈盈墓前。刘燕燕一见曲盈盈的瓷相就嚷道：“这位曲姊姊，我昨晚见过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杨浩然一怔：“你怎么遇见她的？”

刘燕燕道：“不是遇见，应该就是看见吧。昨晚半夜，朦胧中我见到父亲和这位曲姊姊一齐到来。爸摸着我说：“燕燕，这位曲姊姊是我干女儿，她有一心事未了，你既是她的谊妹，就帮她一把吧。”当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时，曲姊姊便说：“这事对你也有个好处，今年艺术节表演的音乐名

家很多，你若是找到别人没奏过的新曲，说不定会有所突破。她叮咛过了，就吩咐我黄昏时候到坟场来，就算遇到陌生人也不用怕。”

杨浩然恍然大悟：“刘小姐，你和盈盈十分相像，说不定曾有姊妹之缘。我正整理好一阙古曲，适合管弦合奏，你是小提琴名家，不知可有兴趣一试？”

刘燕燕道：“是一首什么样的曲子呢？”

“这首曲叫做《鬼火烹鸾曲》，我已把它编成五线谱，就请移步到我家看看如何？”

刘燕燕正为选曲而伤神，听杨浩然诚意邀请，必是开朗的人，当下说道：“只是我的小提琴放在旅舍，不太方便。”

杨浩然道：“我音乐室有各种乐器，作为练习，就用我的小提琴也可以吧。”

这么一说，刘燕燕就同意了。

杨浩然正要偕她步出坟场，却见到槐树下白衫飘飘，柳轻烟朝他含笑祝贺。他正想打个招呼，忽听到柳轻烟“噢”的低唤一声，似给什么抓住了，倒退树后，瞬间消失。

杨浩然估道她是在开玩笑，也不以为意，快步与刘燕燕返到家中，用过茶点之后，就把曲谱取出来，先征求刘燕燕可有什么要改动之处，并且捧了小提琴出来，和她试音练习。

刘燕燕对这曲谱入了迷，她说：“一开始就重音，这不是传统的作法，但却有创意。”

杨浩然：“我觉得这曲子用小提琴作主音演奏，以唢呐拍和伴奏，或者可以把主题演绎出来。刘小姐，你可赞成我这意见？”

刘燕燕掀开了琴盒，摆出小提琴调了弦，笑道：“不练不

行，试试再说。”手一拉，就地把《鬼火烹鸾》的谱奏了出来。

《鬼火烹鸾曲》真的宜于以弦乐为主音，奏到激越飞扬之处，杨浩然吹的唢呐加了进来，闹哄哄的像凤鸾遇劫，给妖火魔怪追逐折磨。然后是鸾凤有意冲出困境，正邪在音乐领域内搏斗，只是妖火魔怪的力量实在太强太狠，鸾凤为火所困，跟着是挣扎、毁灭，最后火凤凰升华再生，有着超凡的喜悦……

小提琴忽高忽低，唢呐一时激昂一时凶猛，象征着鬼火在吹动。试奏起来虽未能一气呵成，但刘燕燕是能手，看谱一遍即能记忆。这曲谱在她来说，又怪又新，可说与以往演奏的协奏曲，小夜曲大不相同。一经试练，就爱不释手。

三大乐章练了个多钟头，刘燕燕意犹未尽，精神抖擞，又欲从头开始。哪知长弓一触弦线，铮铮铮，小提琴那共鸣箱内就跳出豆子般的小怪物出来。那些小豆子跳到地上，在灯色下渐渐扩大，大得像香蕉，再转几转，又再膨胀，变得似一个冬瓜。

刘燕燕怔怔地楞在当地，弓弦全停了下来。

杨浩见那一个个怪物，面目扭曲，邪里邪气，生怕刘燕燕受惊，急忙挺身挡在她前面，用那唢呐指斥道：“喂，你们在玩什么把戏？再不走，我唢呐一吹，就把你们震个四分五裂！”

忽听得后面一个冷冷的声音道：“杨浩然，你看是谁来了？”

杨浩然朝那门边望去，见得曲扬得意地向他狞笑；他身后站着两个夜叉模样的鬼怪，正押着一身素衣的柳轻烟。

杨浩然沉着气：“你们把柳小姐怎样了？众暴寡，男欺女，不是好汉，亦非好鬼！”

曲扬桀桀怪笑：“这孤魂野妖太爱管闲事了。可就是最坏最不好的女鬼，哼，姓杨的，你若再胡闹下去，她先得吃苦，跟着是要你的心上人吃苦！”

杨浩然见那一队冬瓜怪物，共有十二个之多，围着刘燕燕和他俩人，又叫又大跳，作些怪声，看来是受曲扬指挥的，再看柳轻烟，满脸血污，显然是受过苦楚。

他猛一喝声：“曲爷爷，你不分青红皂白，就只爱跟青年人作对，不惭愧么？”

曲扬怒道：“我再问你一声，《鬼火烹鸾曲》这曲谱还不还？那是蔡邕之物，理应物归原主的。”

杨浩然道：“你放了柳轻烟，我把新曲旧曲都送给你，讲过的话一定算数。”

“那很好，但这曲谱现在你和姓刘的娃娃都记熟了，我要你们发誓，永远不再演奏，怎样？”

杨浩然傲然：“你有这个权么？文化艺术是要发扬光大的，你却倒行逆施，不怕人神共愤么？”

曲扬怫然不悦，手一挥，那两个夜叉把柳轻烟拖到杨刘二人跟前，把她一身衣服撕破，叱喝连声，那一群冬瓜怪都跳到柳轻烟头上身上，咬她拧她！柳轻烟咬紧牙龈，忍受痛苦，却不讨饶。

曲扬又是叱喝连声，冬瓜怪又在她的身上狂抓狂咬。

柳轻烟忍着泪，还是没有讨饶！

杨浩然看了，睚眦欲裂！

杨浩然怒不可遏，举起身边的铜唢呐，就向那些冬瓜怪

敲去，一阵狂扫，冬瓜怪给打得七零八落。人怕鬼三分，鬼怕人七分，这话倒不无道理。

两个头上有角的夜叉揪着柳轻烟，就与杨浩然对峙着。杨浩然恐击伤柳轻烟，举起铜唢呐，也没有立时打下去，正在此时，曲扬嚷道：“杨浩然，你再看看是谁来了？”

那姓曲的一指，窗外有影子透了进来，赫然见另外两个夜叉，挟着曲盈盈，飘到屋中来了。

杨浩然凄然呼唤：“盈盈，他们有难为你么？”

曲扬道：“我孙女在下面三年，修为圆满，本就可以位列仙班，只因你一念之差，要发掘什么古代名曲，连《鬼火烹鸾曲》这样的古物也要使它再现世，可就累及我的孙女，枉你天天送花，也枉你自以为多情。杨浩然，你也该知难而退了！”

刘燕燕再也忍不住了：“喂，老爷子，杨先生整理古文化，发扬传统艺术，可没有做错。你逼自己的孙女，也威胁杨先生，可是你的不对啊！”

曲扬跳高跳低，发了蛮劲：“好！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让这两个女的吃点苦头吧！”

他这么一叫，四个夜叉“恶”地应了声，陡然间他们的身形增大逾倍，两个一组齐齐施暴，挟持着两女，揪着就大力殴打！

杨浩然见曲盈盈及柳轻烟被辱，又惊又怒，抓起了琴谱，撕开了一片片，就向曲扬和众夜叉掷去！

纸张碎片飞舞，夜叉们呆呆望着，杨浩然回身向曲扬扑去，欲待要胁他摆平这局面。但那老人家把身体一闪，避开了唢呐的攻击。